

第七〇二册

經濟彙編

食貨典

珠部

玉部

玉部

琅玕部

部

璫瑯部

寶石部

金部

水晶部

珊瑚部

瑪瑙部

琥珀部

金部

部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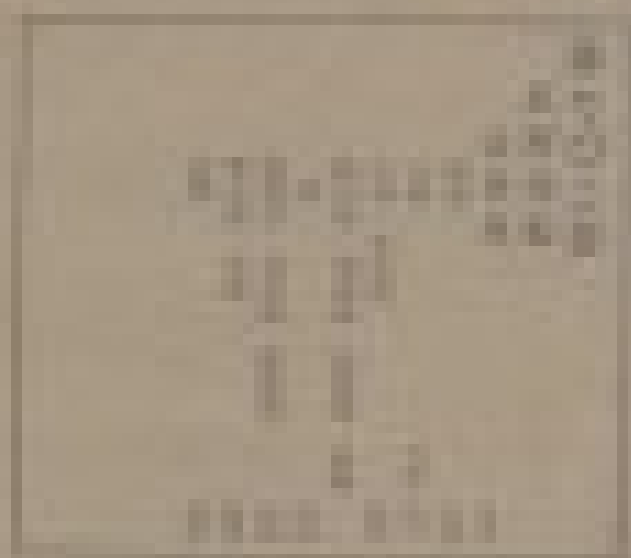
三五

三五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二十四卷目錄

珠部紀事二

珠部雜錄

珠部外編

食貨典第三百二十四卷

珠部紀事二

唐書西突厥傳江都亂曷薩那從字文化及至黎陽通歸長安高祖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

狄仁傑傳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叅軍閻立本異其才謝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彙苑詳注武后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蕃商來聽見珠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珠耶商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商悉不騰遂定至十萬貫賣之商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奏聞后敕求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於腿中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但苦泥深不可得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實可得矣
原化記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賣珠何以

市餅而口不敢言老人乃曰怪吝未除術何由成尚書故實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斂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滕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葬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塚果何人哉雲仙雜記開元初蜀寶國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雲鶴搖動其中有水旱兵革之災虔祝無不應驗

彙苑詳注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造功德閣開寶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高數寸視其函封曰此珠直億萬月餘有西域人闕寺求寶見珠大喜使譯問珠價值直幾何僧曰一億萬其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謂僧曰珠價誠直一億萬今客久以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問其故曰貞觀初通好來貢

此珠後吾國念之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每苦渴僧命掘土藏珠試之果然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其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古奇器錄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寶之

西陽雜俎上清珠肅宗為兒時常為元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中蜀寶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莫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閩川名士傳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寢夢人謂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珠來去之意爾藻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廣東通志林見素還祖繼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夢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而忽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族祖康為廉州二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忽珠還

蓋用前事也廉州即秦合浦七郡之一以其地有大廉山改今名吳東湖有詩云行李紛紛遊宦子幾人不愧大廉山

指異志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脫褻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之獲萬緡

雲仙雜記侯道昌因雨置龜頭硯於簷下承溜以滌之俄而滌破硯硯中出白影珠十顆有患目者煮珠水洗之皆愈

于授幼時家以緣真珠勝為簾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西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巖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壁珠翠恒溫惡其太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宜室志焉翊殿生遊岷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而有光視之瑩澈如冰以示西國商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告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賈人以三十萬貨之

同昌公主傳同昌公主下嫁韋氏諸宗好為菓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珊瑚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劉政會傳政會七世孫崇龜為清海軍節度使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枝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鋒櫓夜話五代時汪華僭有此土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一真珠涼傘為美觀一天驟風掣傘入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名真珠傘云

十國春秋南漢高祖本紀乾亨四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獻賦賜珠數斤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問江岸險絕絳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押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今左右斡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錞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縣錞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為佛額珠而已

十國春秋吳越謝鸞傳鸞舉唐進士見時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吞此則明悟矣鸞吞細珠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有文名仕武肅王

南漢高祖本紀大有七年帝作殿于內宮曰昭陽殿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類俯拾周而復始以為樂焉

清異錄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蓋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大寶四年苑中羊吐珠宋史世家南漢劉鋹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官殿以珠玕瑁飾之

張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官官皆駭服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

淪水燕談錄劉鋹據嶺南兵置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碁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後王師入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點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默記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

光熙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宋史王旦傳旦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潞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諺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唯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且黽勉而從帝猶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聚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鳴道集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因此有於上前乞旨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湧上頗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為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夢溪筆談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璠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覺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

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

湘山野錄一歲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譴潭倖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殿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聞見近錄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嫗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養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聞見前錄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官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意頗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餘里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登科為河南縣主簿自云

宋史張田傳田知廣州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

凱欲售珠犀於廣順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為市舶使不欲自汗爾

李迪傳迪子承之為龍圖閣直學士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

夢溪筆談熙寧中駐鞏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楹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坐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

宋史梁適傳適孫子美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領漕計以奉上至捐絹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靑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

宗室傳師舜字從善韓侂胄用事師舜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舜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舜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呂公孺傳公孺知開封府原廟以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官嬪至奈何顯指吏卒乎諱之得釋

癸辛雜識蒙古反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為業每夜溫麻於大水盆中忽一日視之盆中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

至夜俟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徑入盎中飲水其身
通明如月光照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
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鷄籠罩之割其腹內得
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軍士皆見其家
有火光燭天疑爲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婦人以爲無
有軍人之點者以言誘之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
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戶知其事後殺卒以
取之如此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之蒙古遂以所
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平章閩內府一珠
向以數千錠得之於海賈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
代之寶也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同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
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祖女少無子官沒其家
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
告官隱寄債負等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爲揚州
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逃因
遭稅剝資緣復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專事採珠有
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經司風聞
復遭廢停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飲酖而祖方
珠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包貴大如珠不圓更無色
何足貴

齊東野語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
於財少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
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
再三不售撤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
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

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
前日撤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
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
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
之聲滿三輔
元史速不台傳速不台以質子事帝從征回國病
死帝曰速不台枕於血戰爲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
以大珠銀器

察罕傳察罕以功授四幹耳朵怯憐口千戶世祖卽
位賜金五十兩珠二串

耶律希亮傳希亮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
密里城王遣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櫟實價直千金欲
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
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
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方技傳田忠良官司天帝出獵駐蹕召忠良曰朕有
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
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
裘

成宗紀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從世祖狩杭海功賜諸
王忽刺出珠一串

釋老傳元崇尙釋教敬禮帝師每帝卽位之始降詔
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

仁宗紀帝爲皇太子近侍言買人有售美珠者帝曰
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
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
導言者慚而退

輟耕錄廣東探珠之人懸組於腰沈入海中良久得
珠撼其組舶上人挈出之葬於龍龜蛟龍之腹者比
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蠶戶蠶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放
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吏
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蠶戶一籍貫姓名置冊
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
乃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
服公先見之明

元史朵兒只傳朵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送
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朵羅台弟乃蠻台恃太
師伯顏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懇于朝伯顏妻欲
得朵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朵兒只無以應則
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從不得
爲設爲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
國王而除朵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

書熊熊太古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事掌蠶人入海
取珠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如柳枝
珠生于蚌蚌生于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蠶人鑿石
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多蠶人不懼可爲異也

女紅餘志吳絳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恆繫于蓮花
帶上著臂前夜行他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
不辯人也

李愿姬女寶腕繩極貫莫難珠

珠部雜錄

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王制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

大戴禮珠生淵而岸不枯

山海經西山經數歷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

其中多白珠

濫水西流注于漢水多鯨鮪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

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管子小稱篇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

而取之

侈靡篇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注珠生于水而有光

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降故勝火

地數篇先王各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

揆度篇珠起于赤野之末光

莊子修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則韜乎其

事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

山藏珠于川

鄒子夫珠生于南海無足而至者人好之也

墨子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

寶

尸子水員折者有珠

韓子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

呂氏春秋貴生篇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

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盡數篇精氣之集也必有人也集於珠玉與爲精明

史記龜策傳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蛭蠃伏

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注徐廣曰許氏說

淮南云蛭蠃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蛭當爲蛟龍音龍

注音決誤也

陸賈新語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

韓詩外傳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木不能掩其耀也

又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

淮南子地形訓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珠樹

在其西又水圓折者有珠

汎論訓夫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

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

說山訓淵生珠而岸不枯又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

於山淵之精又楚王囚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囚

其珠池中魚爲之殫又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

由

說林訓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又兕虎在於後

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又美

珠不文質有餘也

東方朔記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新序舟人對晉平公曰珠出江漢無足而自致

後漢書夫餘國傳夫餘出大珠如酸棗

論衡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

樹焉察之是珠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

也珠樹非眞珠十日以一日實日也又今審知有富

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

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

人才智自高

符子鉸人不貴珠

三國魏志馬韓傳其俗以環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

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

魏略大秦國出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邠原別傳原遊學詣女丘孫松辭曰君鄉里鄭君

知之乎原荅曰然松曰鄭君博覽今古學者之師模

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固有登山採玉

者有入海而採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

博物志五月五日取青蛤頭土中埋皆成青珠

任子丹淵之珠沉於黃泥

牟子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

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朴子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

之芳蕙

南方草木狀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

肉正白人民以蠶蠶食之

徐東南方物狀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

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二

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匊小平形似

覆釜爲第一瑤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

不圓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志合浦有民善遊採珠兒年十餘便

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割蚌得好

珠吞之而出

裴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睛

林邑記黃枝州上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

顧微廣州記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口

吐珠

司馬彪續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瑠璃珠璣

交州記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濾物

吳錄地理志朱哇珠宮懸出明月珠玉

十三洲記僧疆疊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十餘所其地有神珠非玉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尺五寸其色正碧

異物彙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雖深淵皆可見望之如雲空月影

廣志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瑣珠出北海

南越志威寧縣有穿州其上多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

者名瑤珠瑤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礫珠礫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符珠

述異記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美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王者合浦有珠市

隋書倭國傳倭國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

唐書西域傳箇失蠻出火珠又拂林古大秦也土多明月珠

南蠻傳婆利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

嶺表錄異記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

賦者舊傳云太守食珠即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不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蔑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雲仙雜記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綰爲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班蟬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

五代史于闐國傳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髮戴瑟瑟珠云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

錄異記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亙天今名其地爲珠池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文昌雜錄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癸辛雜識壘珠相思子磨汁綴之白灰亦可則見火不脫凡事皆有法

近時社公多爲回回所買或言其腦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續文獻通考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水達達廣州

廣東通志珠池居海中蜃人沒而得蚌剖珠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未樂初御史呂洪因識以

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於此矣

惠州府志郡城南十五里有筆架山三峰森竦其東北二峰特立而秀俗謂之大小尖峰聳掛山傍外面郡庠小尖峰聳天馬山外面歸邑庠歲大比清夜有珠如斗下上峰間瑩然光彩相傳謂之驪光視其多寡以占舉子之名數又博羅縣浮碇岡與獅峰相應

獅峰下有龍潭藏有驪龍每大比則吐珠珠一出則一應或至六七皆不爽又云黃甲峰石象山之右旁峰俱伏獨此峰尖出大比則有驪光人以之占科第

河源縣志云驪珠當科舉年先於五六月間有光見於桂山或梧桐山望之如驪珠然大者如鏡小者如彈丸

如彈丸

珠部外編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

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還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鳥能羣飛衛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

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龕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宋書符瑞志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

道備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澤之珠又名却病設有人病在心則東向含之肝北腎西肺則俯身向地脾則南也無不應時愈

孫柔之瑞應圖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二八以下衛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東坡集注有人得九曲寶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之

拾遺記燕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岬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

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

形良久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

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柱放杖叩首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顯與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帝乃息役後帝幸瓠

子河間水底有絃歌之聲置看膳芬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年少絳衣紫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慶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洞冥記東方朔告武帝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曰天門

洞冥記吹勒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蛟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麻姑傳漢孝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亦至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時弟婦新產十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年少吾老矣乃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列仙傳鄭交甫將往楚道之漢臺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既往返顧二女不見佩亦失矣

博物志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拾遺記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幽明錄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中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典波浪賊害行旅暫約勒以眞珠一握爲信

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穴處最晚所至告饑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

將得三珠令其噉之即得療饑後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梁四公傳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旁行五十餘里至龍宮太公謂是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

王珠藏小龍千戶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鷄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

者厚賞之於是羅子春兄弟三人應募帝敕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先求宣

第七〇二冊 之〇四葉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百二十四卷珠部

古今圖書集成

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調之成二函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之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石及燒薦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薦五百路之令其通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龍五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春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使至龍去而子春薦珍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公曰三珠者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一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雜珠是蚌蛤蛇鶴等之珠不如大珠之貴帝示百寮朝廷或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蟲珠九色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多赤六足二目目當其處有日如鐵蟻阜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於其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隨侯喻參即其是也又問蛇鶴之辨對曰使其自識帝命杰公記蛇鶴二斗珠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元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蛇等珠校光之遠近七九之數皆如杰公之言

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

雜寶藏經佛言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

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海底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縮百川之水一曰日藏二曰離淵三曰火焰光四曰盡無餘

佛本行集經昔有商主入海採寶得一貴重摩尼之珠復墮海中時彼商主即持一杓發勇猛心杼大海水欲令乾竭海神見其精進勇猛即還寶珠

龍城錄茅山隱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刷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彌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鷲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紋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地又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體略無濡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

記事珠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唐書五行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妻姜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

長大如杯

十國春秋吳越張契真傳契真獨處真聖宮數年繙繹蕊琅函之祕深得微旨忠懿王命主三錄齋事歸宋太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令校道書賜號元靜大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檄契真趣職項之沐浴卒火葬後得青黑色珠數升

南墅閒居錄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蟄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賣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解之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羣賣相顧喜曰此破露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為苦有此珠即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耳

隨手雜錄郡君李氏余嬌也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嬌收之後媼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嬌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嬌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媼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嬌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嬌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姬珠子事否嬌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偉人遂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起後二十年乃卒

瑯嬛記郎王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
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
甬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百二十五卷目錄

玉部彙考一

陶唐氏舜攝位一則

商帝辛一則

周一總一則



食貨典第三百二十五卷

玉部彙考一

陶唐氏

舜攝位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輯五瑞班于羣后修五禮五玉

按書經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大董氏鼎曰此爲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正義曰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璿

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璿玉衡一指

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

璿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璿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是

王者正天文之器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

也蔡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

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

所以窺璿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傳蔡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

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

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

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

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班

頌同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

下正始也

修五禮五玉

傳蔡五等諸侯所執玉卽五瑞也

商

帝辛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按竹書紀年云云

周一

周制天官大宰贊朝會玉幣玉獻玉凡玉爵及大喪

贈玉含玉玉府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含玉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六器卽設典瑞以掌之而

其所制之尺寸皆出於冬官玉人之事

按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大宰之職大朝覲會同贊

玉幣玉獻玉凡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義訂鄭康成曰助王受此四者玉幣諸侯享幣也玉

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凡王所依也玉爵

王禮諸侯之酢爵贈玉既寢所以送先王含玉死

者口實天子以玉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

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鄭康成曰工能攻玉者賈氏曰賈辨玉之貴賤

善惡王氏詳說曰有王之玉有國之玉王之玉

不過服玉佩玉珠玉食玉盟玉獻玉而已玉府所

掌是也國之玉寶器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瑞器

藏於典瑞非玉府所掌矣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昭禹曰兵則若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

器則若赤刀弘璧琬琰之屬良貨賄則其質出於

自然而美者也賈氏曰玉府以玉爲主外所有

美物亦兼掌之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劉迎曰言服玉者王所服之玉若玉鎮玉璆與夫

玉璧之類皆服玉也玉人之事曰鎮圭長三尺天

子服之若此皆謂服玉也先儒乃以冠飾玉爲服

玉蓋珠玉耳今衰冕之施用玉二百八十八驚冕

之施用玉二百一十八無非皆以玉爲珠卽所謂

珠玉也而誤以服玉爲珠玉不知珠玉爲何物耳

鄭康成曰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

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

有蔥衡下有雙璫衡牙螭珠以納其間鄭鐸曰

珠玉則冕旒所飾十二玉

王齊則共食玉

王昭禹曰齊則致一以格神也必精明之至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

者故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曰當食玉屑王氏

曰其食之有法昔北齊李預常得食法採而食

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

大喪共舍玉復衣裳角枕角衾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襲器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

鄭康成曰敦槃類珠玉以爲飾 王昭禹曰珠槃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的好賜共其貨賄

奉官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劉氏曰舜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班瑞於羣后玉作六瑞古有之矣 鄭康成曰等猶齊等也 鄭鏐曰君臣不可無辨故執瑞玉以辨等降之差俱以玉爲之以比其有德之義名曰瑞則以爲合符之驗也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之等今乃王執鎮圭與公侯伯子男並列何以謂之等邦國耶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平居無事守之以鎮國未嘗執至諸侯之朝或執圭或執璧天子則執鎮圭以臨之諸侯所執者九寸七寸五寸而天子執尺有二寸之圭以受其朝不思其無別也

王執鎮圭

鄭鏐曰鎮圭則琢以四鎮之山以爲飾山安靜不動明王者能鎮安天下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琢於此 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 林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緣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龐雜也 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於鎮大圭指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見諸侯典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

鄭鏐曰王有大圭又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此獨言鎮圭者蓋朝則執冒以冒諸侯之圭璧至於大圭則指於衣帶之間耳然邦國之君或圭或璧特始朝則執以爲合符而已後亦止於用笏故記曰凡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飾竹士用竹笏所以思書對命不常執圭也

公執桓圭

鄭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爲象飾圭長九寸 賈嚴曰傳三寸厚半寸刺上左右各半寸 賈氏曰桓謂若屋之桓桓植弓云三家視桓桓注云四植謂之桓彼據桓之豎而言則有四稜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惟有上二稜故以雙言宮室在上須桓桓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 崔氏曰桓者柱柱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公方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爲王所憑安也 胡仲曰桓之爲物其體則仁其用則壯以承上爲德也所以承之者非一也故有兼制博用之意此下容衆者賴之以立而不可其力故有皆私之意 鄭鏐曰上公爲二伯者執之見爲國柱石之義 王昭禹曰公執桓圭射人三公執璧者蓋方其在朝爲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及其在外爲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爲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 鄭鏐曰上公在外則其勢以尊與諸侯並見則欲辨等級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於常時之笏故特執璧

所以異乎子男者特不琢蒲穀以爲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鄭鏐曰鄭說侯信圭琢人身之伸者以爲飾伯躬圭琢人身之曲者以爲飾陸佃云圭形直者爲信圭曲者爲躬圭不作人屈伸之狀蓋爲侯則其勢伸伯之於侯其勢猶屈也 崔氏曰文綳細者爲信圭文麤者爲躬圭信者明忠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而保其身執圭亦取圭潔之理明其潔以奉上 鄭敬仲曰侯視伯爲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爲卑卑者其道屈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鏐曰子男百里二百里未成國之君說者謂子有字人之德故其璧則琢穀以爲飾以穀能養人也穀又訓善以善養人也男以安人爲事故其璧則琢蒲以爲飾蒲之爲席人所安也又取蒲以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若蒲韋是也 崔氏曰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 劉氏曰璧有中虛所以受益有循環所以勸道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以忘其道則其執璧宜矣 李嘉會曰穀璧欲其有所養於內不遠求用於外蒲璧欲其有所安於下不遠求伸於人以之安分以之成德 鄭鏐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象天地而刻其上以象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也既得天地之體又盡天地之用故所執皆圭內有孔謂之好有玉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璧之肉倍乎好其形圓明有體而無用也子男有君之體而用未足焉故所執皆璧 胡氏曰圭之爲物上銳下方其博三寸蓋以

爲上則利爲下則正而博則三生萬物焉此天德之用也璧之爲物肉倍於好而其體圓蓋以實成體則爲有餘以虛致用則若不足而其體周而無間運而不窮此天德之體也 胡氏曰男蒲子穀遠取諸物者侯伯躬近取諸身者公桓則以若作室家譬之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鏐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 崔氏曰若禮神之玉置之神坐事訖收藏於玉府所謂植璧秉圭是禮神之玉祀神之玉燒之狸之不復收藏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圓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已於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 劉氏曰璧圓中虛象天也 鄭鏐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莫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爲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

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康成引以爲證是矣 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琚是璧圓也 林氏曰天以始事爲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爲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圭銳象春物初生 賈氏曰雜記贊大行云圭刻上左右各一寸半是圭銳也 易氏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生東方之義也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 易氏曰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 鄭鏐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爲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爲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嚴 易氏曰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 鄭鏐曰琥乃西方之義獸白色黑文尾倍其身一名曰騶唐唐開元中辟諱而云禮西方以騶虞六玉之制不同獨於琥則取其形以物形成於秋故也古者鹽爲虎形以示武敢爲虎形以止樂亦此意而已 李嘉會曰陰至於秋氣肅物成象之以琥言物雖已成威則可畏易於臨卦二陽已復亦曰至於八月有凶觀物思變宜豫防如此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顓頊元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

半見 易氏曰黃者用藏也其色以元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 鄭鏐曰陽生於子終於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鏐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元之異牲之與幣各從其類蓋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爲禮有降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則宜象其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純全而已然則大宗伯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陽騂陰黝即牛人所謂享牛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 鄭鏐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爲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愛臣下擅改作惟瑞以爲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得信也 鄭鏐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祿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璜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親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纁藉

以爲之飾者內有實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爲摺紳之摺謂摺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曰紳帶之間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日爲衆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纁藉以朝日陳氏曰曲禮曰執圭有藉者則謁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鞞鄭氏謂纁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小大蓋王之藉以藻而纁之長祗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纁或作藻冕藻織絲爲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祗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纁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爲一就又云一采一就者以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

匝二行爲一就就卽等也故聘禮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采色爲再就卽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亦就據單行言之也曲禮疏曰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雜記及聘禮云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諸侯采別爲二等也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五采藍沙之類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黃氏曰觀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輅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及配方明此所謂大朝觀也常朝春朝之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非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王氏詳說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并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欽致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并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卽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纁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纁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鐸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觀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此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纁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曰以圭璧見於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諸侯相見亦如之鄭鐸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鄭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親聘鄭司農曰瑑有折鄂琢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親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親聘所謂瑑

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五等諸侯或

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爲尊卑之分 林氏曰禮於朝觀之玉言其所

瑑桓信躬蒲穀是也規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規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

不瑑玉人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錡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

所以見純一之義 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規寡來曰聘 賈氏曰即殷規曰視即時聘曰問 黃

氏曰時聘殷規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琮 愚案鄭注以此爲諸侯遣使於天

子黃氏以此爲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規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錡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爲邸四面合瑑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爲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易氏曰璧之色蒼琮之色黃珪之色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託宿爲義則是四青圭而託於蒼璧兩青圭而託於黃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 劉氏曰天以一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 王昭禹曰祀天謂圓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

旅 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錡曰以琮爲邸兩面各瑑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 劉氏曰聖人作易二

畫爲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

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

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圓丘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

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圓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鄭氏以

宗伯蒼璧所禮爲圓丘郊天皇帝典瑞四圭所禮爲祭感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

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識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緯

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 易氏曰大宗伯

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圓丘夏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

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

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乎是

不然璧圓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託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錡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爲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祼神與

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祼爲言何邪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

爲名余以爲既祼然後解牲體今名祼爲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

濯之陳之皆謂肆爲陳主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爲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

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 鄭康成曰漢禮瓚

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陳氏曰唯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先王玉

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主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主瓚秬鬯一卣而魯晉

之國皆用以其有功於民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玉瓚之禮周衰

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賜周公之意哉 易氏曰賓客亦有祼即大行人

所謂享禮九獻七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賓客言祼五文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鄭鐸曰以圭邸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一圭而邸璧 易氏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固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爲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 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鄭鐸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贊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賓客之至以此致稍餽賓客之還以此致贈賄所用與山川同者山川爲國之扞蔽賓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也 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爲不足於以祀山川造贈賓客 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 林氏曰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爲無瑑飾若然是四圭兩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 李嘉會曰璋邸射之制體方而扞外也體方則守而不變扞外則邪刻而有威體山川之形以扞禦而望諸侯也無所瑑飾貴乎純誠守義而已玉人於璋邸射特曰素功表其無瑑明也項氏曰至館而致餽則曰造出郊而致賜則曰贈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 鄭鐸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 鄭鐸曰攷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珍當爲鎮康成謂爲王使之瑞節俱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不以爲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爲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己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鐸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瑑爲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能噬鬻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 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齊

內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 林氏曰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復曰軍多以牙璋軍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端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 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輕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泣師無過十乘以爲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璧羨以起度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圓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夫璧圓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爲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如是則九寸之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爲尺蓋通變之權也蓋必因九寸而羨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